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八

中書臣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十五

列傳

宋

三十二

掌禹錫

蘇紳

王洙

欽臣

胥偃

羅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尹洙

孫甫

謝絳

葉清臣

楊察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郾城人中進士第為道州司理參
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為侍御史上疏請嚴
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為得漢武遠討
為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贓皆同
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
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

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
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同管勾國子監數考
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奇奧士子憚之目為難題掌
公遷光祿卿改直秘閣英宗即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賓
客御史劾禹錫老疾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
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
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
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好

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天禧中進士及第歷宜復安
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入等
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
史館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
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
蒙光月率泉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
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鮮復留意南方故有

今日之患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至使乘隙蹂躪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彼六臣者雖不善為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恥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

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使進無鈔畧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

滅沉廣西嶠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
此一役必皆震讐朝廷施用其策遣媽伸已守桂州經
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二曰慎選擇
三曰明薦舉四曰異服章五曰適才宜六曰擇將帥七
曰辨忠邪八曰修預備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
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
修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
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

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憤亂故其咎
僭又曰庶位踰節之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
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廷號令有一者庶位有踰節而
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紳意
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
學士知揚州復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
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
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

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望喚仗入閣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峽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

則廊延能應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戌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戌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頌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禪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名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

俱罷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
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
京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
記漢書擢史館檢討為天章閣侍講累遷太常博士同管
勾國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
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
妓雜坐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
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

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曰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捷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粟誘願輸者以鋪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

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於南郊勸帝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鈞撫非禮陰與內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已

擢洙為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即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

數倍雖復稍延日月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
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
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
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
行稍為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洙汎覽傳記
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誥訓篆隸之學無所
不通卒年六十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
宋史本傳不載其年壽并
所止之官據歐陽
修撰洙墓誌增
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

得謚乃止子欽臣

按隆平集載洙子力臣欽臣陟臣曾臣墓誌載子男五人長叟臣早卒次

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修修器重之用

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

副使元祐初為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

遷秘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

滿人意誰可為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章惇不喜

乃以勰為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

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工部

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又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苦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二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

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
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
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
以前後為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
降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
亟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名置門下妻以女子
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諡
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諡婦謝

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按宋史此下有柳植傳植

雖庶介然無事

蹟足錄今從刪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
楊億愛其文章大臣交薦之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
籍遷大理寺丞為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
亡論謬誤落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奏獄
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迺不以聞非所以矜慎
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

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累遷尚書工部郎中翰林侍講
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
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
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契丹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
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
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
院入翰林為學士母憂起復判昭文館兼侍讀學士冠
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

笏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未幾以塋親告歸至揚州
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
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辯者云公先世
餌霞樓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
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
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
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

世按東都事畧云三世仕嶺南為日官至父邠廣南平入朝為保章正元

幼從崔頤正孫奭為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
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
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
謝泌領銓詰之曰古人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
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
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
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

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泰卦元進說曰地天為泰者以
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
以輔相天地裁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

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

按東都事畧隆平集俱云直閣

官名蓋始此不言預內朝宋祁撰元行狀亦云直閣蓋由公始

皇子為壽春郡王王旦

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
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戶部員外郎
為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

益嚮學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
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
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
四遷給事中明道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
冊宸妃為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
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
東都事畧作
罷知揚州王
曾為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名為翰林侍
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

華五歲賜書褒答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憚屬李淑宋祁為銘志卒年六十三

宋史本傳不載元之年壽

據宋祁撰元行狀增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

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

服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

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

按行狀載是夕夢公吞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元且老

兒善讀此後必貴顯據此且字是旦字之誤

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諱為後

按宋祁撰元行狀載子四人孝

謨知瀛州錄事參軍獻誠知唐城縣事
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與宋史本傳異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復

還鄉里不仕孫奭辟兗州說書

東都事畧作薦為兗州教授

領諸城

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重之稱為

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

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

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

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遷宗正丞會趙元昊

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曰咨輔相命將帥東侍
從擇守宰治軍旅修邊防求諫諍延講誦革貢舉久官
政謹財用不遺年容誹謗除忌諱慎出令因獻勸講箴
明年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
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効嘗講詩如彼泉
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
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
王澤壅而世濁敗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

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講論語問修
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
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
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
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
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
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

言為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師民陳自古
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
異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
目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
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
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
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
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

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
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膺之臣洎左右近侍
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東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

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羣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

東都事畧

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

云師民經行淳懿然舉止踈野與此互異

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

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于吏治政
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權酤諸弊會仁宗不

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右議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遷太常博士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強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為監察御史丁

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王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修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勾院為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壩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年六十八

宋史本傳不載錫之年壽據歐陽修

撰錫墓誌增

贈尚書工部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

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為

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賙其家子子駿子雲皆為大理

評事子諒大理寺丞

宋史本傳不載錫有子據歐陽修撰錫墓誌增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為北海

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

雄太元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為國子

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權

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元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
令探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益以陽剛決陰柔
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
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
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
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
欲為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
乃謚為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

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濶於世務然好讀書

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為龍圖閣直學士

按宋史此下有

楊安國傳安國仕仁宗朝侍經筵最久無蹟可錄今從刪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

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

按東都事畧及歐陽修撰洙墓

誌韓琦撰洙墓表俱作卽武軍判官

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

節度掌書記知伊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

按東都事畧云王晦叔薦

其材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救榜朝

堂戒百官為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

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

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

按洙墓誌墓表

俱作監鄂州酒稅徙唐州

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

不可弛其敘燕篇畧曰戰國世燕最弱雖勝敗異術大

緊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

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

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

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
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
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
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
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
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
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頻堅城
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

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
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息戎篇畧
曰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平世
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
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
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
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
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陲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

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兵志所謂無

恃其不來恃吾以有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為迷亨審
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課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
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畧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為
經畧使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
竦為經畧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洙
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
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
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

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乎行陣又為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疏曰國家西有不臣

之虜北有彊大之鄰非特閭巷賊盜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因循不革弊壞日甚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

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命令遂以日輕于下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訕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

且使大臣從之則壞綱紀不從則沮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則威柄輕于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賜予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陛下用之不甚愛惜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于民者日煩即知畜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寔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

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甚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于內以正于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

畧公事會鄭戢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滄董士廉城
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
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戢已解四
路而奏滄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滄不至命張
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滄士廉下吏戢論奏
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
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
就鞠不得他罪

按宋名臣言行錄引南豐雜識云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

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謂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湜曰此不足以致湜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而

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為償之又以為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為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

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有法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為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才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錄凡吏職
織未皆倚甫辦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
以小事屬甫衍與燕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
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
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
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
以為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錢
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

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為樞密副使薦於朝授秘閣
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
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為諷諫名三聖政範
改右正言知諫院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
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
也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
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
招赤眚之恠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

後宮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
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咸
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于未萌其後武昭儀專
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
若自主成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
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
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
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

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斂可省其為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具為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

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
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
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為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
深入關中者以嘉勒斯賚等族不附慮為後患也今中
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
自茲為始其為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
弛而不葺及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
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為害四也

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況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畧招討副使

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為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行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滄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為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行屢薦甫洙與甫數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

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
為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
南東路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
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
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
果善持論著唐史記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
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

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為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為梓州權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濤嘗畫守禦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為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內侵

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為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為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

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
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
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
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
禮郎知汝陰縣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同判
太常禮院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建議請以真宗配感
生帝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為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
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疏請下詔引咎損大

宮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納之會修國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兩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圖書寢廣真宗皇帝又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

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遭遭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稠叢接太官衛尉供儼滋削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寥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之徒托言數術以先生處

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
傲忽官吏請嚴棄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
開封府判官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
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申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
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
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
以為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
為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

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為覈其實以多寡為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改判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

增築奸人蓄薪茭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故百姓苦之
絳按名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
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
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醞藉所
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
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
無餘貲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溫中進士第歷知河

陽景平好學終秘書丞

按宋史此下有絳子景溫
附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

官事

東都事畧作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

還為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

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詢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名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

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出知
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
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
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
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
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厯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
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
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啟迪清衷而陛下徒使內侍走

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尋請外為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

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
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獲落大瓠外示雄壯
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
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
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
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致
致憂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
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若又泰然自處則後視今猶今

之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勲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勲游說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為偷主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詔自元昊退守勲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為奏陳

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定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狀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有結中人以惑聖聽者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鞠正其獄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為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

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戢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為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以清臣為知兵請起守邊及

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

按涑水記聞云執中為相也葉清臣為翰林

學士草其制詰少所褒美又云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詈由

是有隙

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按涑水記聞作自揚州移知邠

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
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
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為條對極論時
政闕失其言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
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
用儉倭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
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
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

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
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
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摠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
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
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
當用訐為直供職未逾歲時遽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
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
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

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授擢
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
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
三等焉以戶部副使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
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畧曰詔問北
使請闕以伐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
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

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
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
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
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
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過絕歸師設
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
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
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

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
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
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
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于帥
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
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
全頗能馭衆蔣偕沈毅有術畧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
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

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之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為難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于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

卑宮躡請厚奉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率循舊
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
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
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
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為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之
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
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
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

罷清臣為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英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微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子均為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

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為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捷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倚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為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

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為放軼以襲唐體察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為宗若肆其瀟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宴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尋復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所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郊以論事不得實中

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為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兼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鞠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

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卒
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
自教之為文敏贍典內外制皆有體要遇事明決勤於
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無子以兄子庶為嗣
按隆平集作以兄之子登
為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
時人傷之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

宋三十三

韓丕

師頤

張茂直

梁顥

固

楊徽之

楊徽

呂文仲

王著

潘慎修

杜鎬

查道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年長始學文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藉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澁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又舍人

王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
虢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河南濠
州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
之淳化二年召入為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
罷職充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
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侍郎大
中祥符二年卒丕歷典州郡雖不優于吏事能以清介
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頌

按師頌宋史目錄作師頌本傳通作師頌下篇張茂直傳亦作師頌以字霄遠推之頌字義為協考

宋人寄贈夢英大師詩碑內有師頌一詩前署銜云翰林學士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與

此傳所載同則師頌為師頌之誤無疑茲依目錄改下張茂直傳并改

字霄遠大名內黃

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

右頌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太祖建隆二年舉進士實儀

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軍事推官開寶中復為解

州推官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累遷監察御史

通判永興軍府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

練副使尋復舊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
簡州轉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為殿中侍御史知資
暑二州頽所至以簡靜為治蜀人代之代還遷侍御史
知安州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時西鄙用兵
餉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為盜頽嚴其巡捕盜
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真宗以其舊人表負才
望而久次於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頽謙遜自晦帝益嘉
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溫

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五年復與
陳恕同典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
六十七頽曠達有操尚子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至
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丘人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
驅之守陴及周師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會得釋
後勵志於學開寶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
農寺丞通判泰州為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

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闔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為記室參軍王好學喜為詩遇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即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

翰師顏革相繼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閤會元傑生且遣持禮幣為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為學嘗質疑義禹偁拒之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

士不中第留闕下雍熙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

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為右拾遺直史館顥在大名佐趙

昌言昌言入掌樞密

按東都事畧及長編俱作昌言為樞密副使

會翟馬周

事顥坐貶虢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

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累遷右

司諫真宗初詔羣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

以獻還為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

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表顯參其事又同修起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羣臣邊事顯上疏畧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翫敵老精兵於不用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鑿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不以名位高卑但武勇謀畧

素為衆所推服者取十人馬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
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為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
聚一處遇有敵兵隨時掩襲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
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
邊城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
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非
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
命知制誥是年冬王均平命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

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張齊
賢使闕右安撫以顥為之副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
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者悉付顥洎薛暎詳閱可
否以河北饑盜命與暎分為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
議大夫充戶部使會罷三部使以顥為翰林學士同知
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權知開封顥美風姿強力少疾
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暴病卒年九
十二帝甚軫惻賜贈加等

按顥後以子適相贈太師中
書令尚書令追封周國公見

王珪撰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別有傳
適墓誌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顯器賞之初以顯遺
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
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同
赴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歷戶部
判官判戶部勾院為人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
領三司臨事處率固撫其曠闕狀屢請對條奏嘗詔
鞠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

三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部仕閩為義軍校家世尚武父澄獨折節為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為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為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齊名嘗肄業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實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溫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徽之與李覃何曦趙隣幾中選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

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徵之

預焉太祖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為天興令

按隆平集載建隆初監方

城商稅因故人出使訪問諺俗徵之為言海內寧一宜崇儒術以厚風教太祖疑以訕然為天興令府帥

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嵋令復為著作

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

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徵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

為謝太宗覽之稱賞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為

文苑英華以徵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獻雍熙詞上廣

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
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取士
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
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
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
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望博求通經之士增置
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
在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願謂宰相曰微之

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出為
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事在張
洎傳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為左諫議大夫與畢士
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
兼左庶子

按涑水記聞作兼太子詹事

講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

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年
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
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

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為之賜宴秘閣且
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車駕北巡力疾辭于苑中帝
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
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
贈兵部尚書

按涑水記聞作贈僕射又按東都事畧載仁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諡文莊錄其

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
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
仲舒冠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

世謂其知言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
載李穆賈黃中為文義友自為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
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
好吟咏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無子一女適宋氏後徽
之妻王卒及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楊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
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
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一無

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為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
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鄆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
千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為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
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
嗟賞太祖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謂澈文詞敏
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青州司戶參軍
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鞠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
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度

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偽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贊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為雍王府記室參軍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為東

京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因逸王驚而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道不善免官未幾起為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偽唐歙州錄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以本官充翰林侍讀

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侍書學葛湍亦直禁中
太宗暇日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雍熙初
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
福建未幾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闕西
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
變易舊法訟其掊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
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為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
所坐皆細事而素異懦且耻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

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為侍讀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鞠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帝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

過廢棄而已但藉其名吏察其為人置於冗散或舉選
對敝之日擯斥之未為晚也帝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郎
復為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改
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永為奉禮郎
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
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鯁
齷不為時論所許

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



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為成都人賁仕王建為
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別駕著偽蜀明經及第歷平泉
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
著善書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

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涉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祇

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

書與侍讀更直於御書院

按長編載王著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事在太平興國七

年六月太宗聽政之暇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

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
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
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
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雍熙二年遷左拾遺
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三年卒錄其子嗣復為

奉禮郎

按宋史此下有呂祐之
傳無事蹟足錄今從刪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
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

宇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
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
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為國且亡當待
罪何賀也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
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
修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煜卒改
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
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

知直秘閣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
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
修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
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
讀學士從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卒年六
十九疾亟精爽不亂託陳彭年草遺奏不為諸子干澤
但以主恩未報為恨帝憫之錄其子汝士為大理評事
汝礪為奉禮郎慎修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先是江南舊

臣言李煜閭閻事多過實真宗以問慎修對曰煜或情
理若此何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修
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喜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
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持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
之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
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旁親
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

甚奇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
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
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
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謫見如此乎普言於帝即
罷其禮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國
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
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
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改直秘閣會修太祖實

錄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鎬為之加都官郎中預修冊府元龜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卒年七十六錄其子渥為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

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為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

方所為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寢不
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微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
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
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後數
年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
無佈色寺僧異之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
彬鎮徐州辟為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冠準
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至

道三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
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何彥惠集其徒二百
餘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珍之
道曰彼愚人懼罪欲延命爾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
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諭以招撫意或識之曰
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
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上言
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使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

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益無懲勸之
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
舉才識者若干奏糾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
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
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為西京
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
外郎充度支副使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卞袞為鹽
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帝

詢道不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無愠色大中祥符
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進
秩兵部為龍圖閣待制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進右
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
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耳聾難於對問表求外任
得知虢州將行帝御龍圖閣飲餞秋蝗災民歎道不候
報出官廩米以賑又設粥糜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
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卒年六十四道性

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
逋負者或出已錢代償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
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
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
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司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
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
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
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

為助且為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
於人道為贖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子循之按宋史此
下有道從
兄陶附傳陶居官恃法深
刻無善績足錄今從刪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二十九